



中山風雲

古中山国文物艺术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Art of the Ancient Zhongshan Kingdom

山西博物院 河北博物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山

古中山国文物艺术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Art of the Ancient Zhongshan Kingdom

山西博物院 河北博物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山风云：古中山国文物艺术 / 山西博物院, 河北博物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03-09432-6

I. ①中… II. ①山… ②河… ③河… III. ①出土文物 — 华北地区 — 春秋战国时代 IV. ① K8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0955号

中山风云：古中山国文物艺术

- 编 者 山西博物院 河北博物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责任编辑 刘小玲
助理编辑 张志杰
装帧设计 后司视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9.5
印 数 1-1600册
版 次 2015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432-6
定 价 1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致 辞

时光荏苒，犹记得去年的此时，与山西博物院石金鸣院长讨论两院文博展览交流之事，时隔一年，经过双方多次的协调沟通，“中山风云——古中山国文物展”终于将在山西太原开展，此为冀、晋两地文博界交流合作的盛事之一。

“山阳薄雾散，山阴白雪密”，巍巍太行，将河北、山西分在东西，隔山相望。河北——东临渤海，西倚太行，长城内外，运河两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西部高原过渡至平原的过渡区域，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作为地理位置相近的两省，河北、山西自古以来密不可分。

发生于古晋之地的叔虞封唐、晋文称霸、三家分晋等故事人人耳熟能详，而今之河北，多称燕赵，“赵”即为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赵，赵之疆域多在今之河北，其都城亦在今之邯郸。另有中山者，战国一千乘之国也，北方游牧民族白狄鲜虞部所建，与晋之关系亦多有密切。晋悼公时，迫于秦国的压迫，同时受晋国和戎政策的诱惑，白狄东迁，其中的鲜虞部安于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建国中山，留下了一段传奇的历史。白狄与晋本为姻亲。晋文公之母族即为白狄。《左传·晋吕相绝秦书》亦有“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的记载，反映了晋与白狄甥舅之谊的融洽。

本次展览能够在古晋之地开展，是中山与晋“姻亲”之好的延续。西顾太行，沿着昔日白狄东迁的路线，再访古晋大地，希望山西的观众可以借由此次展览对河北灿烂的古代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感谢山西博物院各位同仁于此次展览中的辛劳付出！同时我们也希望与山西博物院能够更多次地、更深层地合作！

最后，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河北博物院 院长 罗向军

2015年12月

致 辞

河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燕赵儿女，世代耕耘，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

经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战国中山王陵和灵寿古城的发掘，更是聚焦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目光。

中山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史书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简略零散，以至于使中山国披上了模糊的外衣。到了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也一直苦苦寻觅中山国的踪迹，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深深惦念这个历史上的“艺术王国”。

1978年以来，河北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发掘了中山王墓、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揭开了中山古国之谜，使绚烂的中山古国文明呈现在世人面前：宏大的“山”字形大墓、豪华的车马坑、新奇的葬船坑、华美的青铜器……出土的器物之繁多之华美之奇崛，令世人震惊不已。虽然在当时7个“万乘之国”各建霸业的局面中，中山国只是一个“千乘之国”的小国，然而它却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堪称“中华辉煌”的灿烂文化。比如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风方案”、“虎噬鹿屏风座”、“双翼神兽”、“犀牛器座”等。最令人惊喜的是“中山王三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练的战国文字，填补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空白。

据统计，中山国遗址出土文物达19000多件，其中三项为世界之最，四项为中国之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纵观同一时期中原众多古城，能够与中山古城出土文物数量和品位相媲美的，屈指可数。这些出土的文物，游牧民族风格明显，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可以说，中山国是河北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此次“中山风云——古中山国文物展”展出的112件文物，体现了中山国独具特色的文化，诠释了中山国在其历史中最辉煌的片段。让我们透过这些精美的文物，回到那个曾经被人们遗忘的“艺术王国”。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所长 李耀光

2015年12月

致 辞

2014年6月，百余位文博界领导、专家学者和博物馆馆长会聚石家庄，见证了河北博物院全新的基本陈列隆重开展。意气风发的罗向军院长如数家珍般介绍了燕赵之地的厚重历史和琳琅满目的国之瑰宝。“慷慨悲歌”、“战国雄风”、“大汉绝唱”等历史专题，美轮美奂，叹为观止。鉴于晋冀两地太行相依，历史伴源，在罗院长的提议下，我们达成了两馆全方位合作交流的意向与机制，“中山风云”即是双方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共同推出的第一个特展。

我最早的“中山国”概念，来自于小学时语文课本中东郭先生与中山狼的寓言故事。赵简子在中山国狩猎，东郭先生去中山国谋求官职，通过施救一只中山狼的过程，阐释了善者迂腐的兼爱与恶者忘恩负义的本性。20世纪70年代末读大学历史系时，适逢河北平山考古大发现及研究成果震撼问世，中山国的神秘历史渐渐地浮出水面，成为那时先秦考古与古文字学课程的重要新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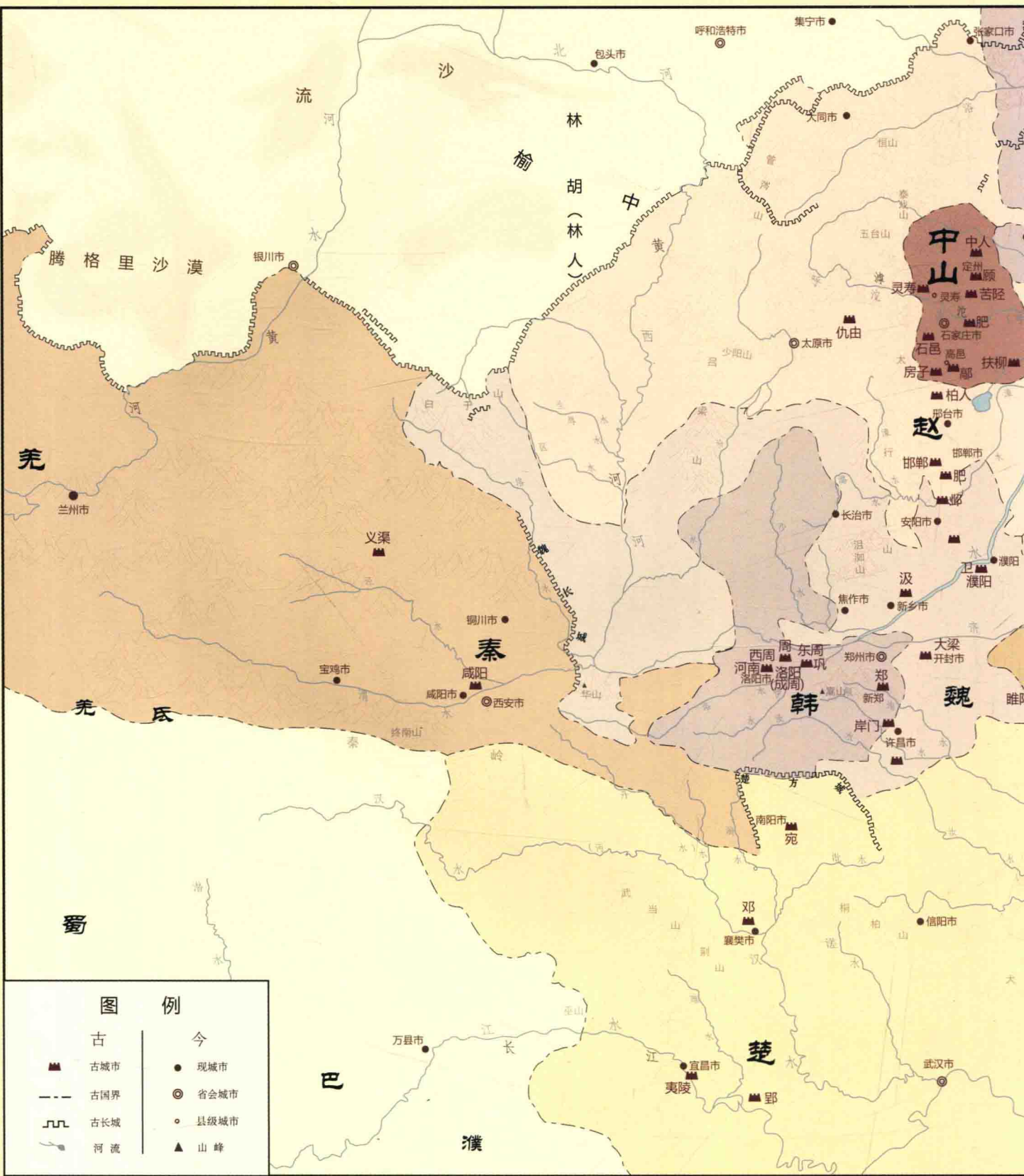
中山国先祖肇始于今山西北部，文献曾记载了其与晋国之间的诸多史事。他们游移于北方列强的偏隅，出没于峰谷交织的太行山区，兼收中原文化与游牧文明之精髓，远交近攻，励精图治，终于走出大山，嵌入燕赵，建国立业，叱咤风云，“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清郭嵩焘《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序言中评曰“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

战国中山王墓、都城、商业区等遗存的陆续发现和发掘，迄今已收获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这应该是中山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的真实缩影，填补了中山国历史记载的诸多空白。中山考古曾无可争议地人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河北文博同仁为此次展览精心谋划，慷慨送来了“山”字形礼器、错金银“双翼神兽”、十五连盏铜灯、刻有长篇铭文的王器等112件套精美展品。

新年伊始，“中山风云”特展将在山西博物院一楼临展厅迎候大家，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山国的历史，领略一代枭雄的风采。

感谢罗向军院长、河北博物院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鼎力支持，期待着晋冀两地博物馆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感谢特展课题组成员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预祝展览取得成功。



战国中山国地理位置示意图

目 录

I 致 辞 罗向军

III 致 辞 李耀光

V 致 辞 石金鸣

001 前 言

003 试论中山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李建丽 白晓燕

007 战国中山国黑陶的审美鉴赏 刘卫华

015 东出太行 肇建中山

053 车骎马啸 争衡列强

081 钟鸣鼎食 事死如生

138 大事记

138 中山国君世系表

139 中山国主要战事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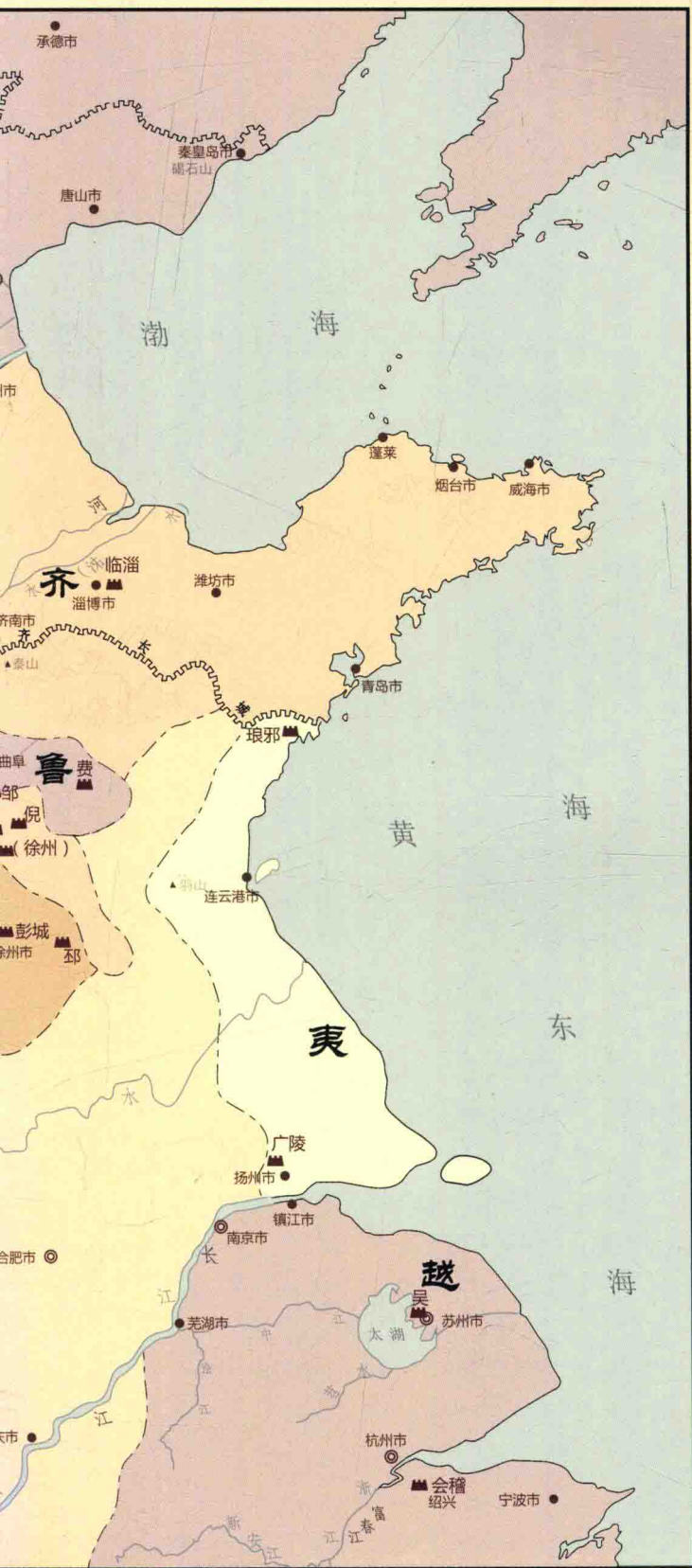
INTRODUCTION

人人都说中山狼，很少知道中山国。中山国是由白狄鲜虞部建立的国家。时逢战国，中山国与燕、赵、魏、齐诸强抗衡，几经沉浮。王罃时进入全盛时期，雄峙于太行山下。公元前 296 年，亡于赵国。

中山国的历史记载极少。1978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中山王墓，勘探了中山国都城，揭开了中山古国之谜。在两座中山王墓及城址内外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这些文物特色鲜明，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Everybody knows about the Zhongshan wolf in the fable, which symbolizes a perfidious person, but few know about the Zhongshan Kingdom. The Zhongshan Kingdom was founded by the Xianyu tribe of the Baidi nationality in ancient China. At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 Zhongshan Kingdom contended with the powers, namely the Yan State, the Zhao State, the Wei State and the Qi State. After several ups and downs, it was in its prime when the King Cuo ruled, and lay imposingly at the foot of the Taihang Mountain. In 296 BC, it was conquered by the Zhao Stat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Zhongshan Kingdom are very few. Since 1978, archaeologists have successively discovered the tomb of the Zhongshan King, explored the capital of the Zhongshan Kingdom and unraveled the mystery of the ancient Zhongshan Kingdom. In the two tombs of the Zhongshan King and the tomb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ownsite, tens of thousands of cultural relics like bronze ware, gold ware, jade ware and other things have been unearthed. These cultural relics are distinctive objects with extremely high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试论中山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河北博物院副院长 研究馆员 李建丽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中心信息部主任 副研究员 白晓燕

中山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诸侯国，始建于春秋末年，战国中期达到鼎盛，后于公元前 295 年为赵国所灭。在长达 200 余年的风雨中，中山国在春秋“十二诸侯”、战国“七雄”等中原强国的夹缝中生存，成为仅次于七个“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国”，堪称奇迹。本文试从不同历史时期探讨中山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鲜虞部族联盟时期与晋国的关系

中山早期称鲜虞，属于白狄族。西周时期，白狄活动于陕西北部 and 山西西北部一带，到公元前 8 世纪末，乘中原诸国混战之机，同其他戎狄族一起大举进入内地。当白狄进入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后，占据了适于游牧的山区及部分农耕的丘陵及平原，逐步向外发展。春秋时期，狄族鲜虞部建立了鲜虞部族联盟，由鲜虞国、肥国、鼓国、仇由国等几个小国组成。

此时的鲜虞作为少数民族，其地位并不被周王室认可。《公羊传》记载：“（襄公）十有八年（前 555 年）春，白狄来。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这样的身份使鲜虞无法为其他诸侯国所接纳，不能介入到当时诸国间的外交往来中。而从地缘上看，鲜虞西倚太行，北接弱燕，南与强晋为邻，尽管实力对比悬殊，但这一时期鲜虞的主要对手无疑是晋国，与晋的关系必然是充满火药味的争战关系。

公元前 6 世纪中后期的鲜虞部族联盟

主要活动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扩张势力。这一带是整个河北平原自然条件较优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晋人对狄人在此拓地立邦当然不会坐视忍受。此外，公元前 546 年，晋、楚及其盟国在宋都商丘召开了弭兵会议，晋、楚两大国的争霸战争平息，这使晋可专心于对付鲜虞，所以在随后的 20 余年中，鲜虞屡遭晋国征伐。

公元前 530 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1]。晋国的大将荀吴伪称与齐国军队会师，向鲜虞借道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但并未灭掉鼓国。秋八月，晋在返回途中灭肥（今石家庄市藁城区一带），俘获肥国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了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兵力涣散，即在鲜虞周围屯兵 4000 人，又派甲车 4000 乘，仍由荀吴统帅“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2]。公元前 527 年，荀吴再次率军攻鼓，俘虏了鼓的国君鸢鞮。6 年后，晋又“袭鼓，灭之”^[3]，鼓国被彻底毁灭。

因晋之征伐，鲜虞部族联盟由此而破，唯有鲜虞国还能继续与晋抗争。公元前 507 年的平中之战，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生擒晋大夫观虎。次年，晋会诸侯于召陵，谋为蔡伐楚，晋大夫荀寅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

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于是晋国拒绝了蔡侯伐楚的要求，一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两次进攻中山，以报平中战败之仇。上引这段话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这是中山之名首次出现于史籍记载。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中山开始介入列国纷争，趁机攻城略地，削弱晋国实力。公元前494年，为救范氏，鲜虞人与齐、魏一起伐晋，取棘蒲（今河北赵县境内）。这说明鲜虞中山不仅收复了肥累、昔阳等城，而且向南扩地远至棘蒲。公元前492年，“齐魏围戚，求援于中山”^[4]。次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为削弱晋国，中山与齐共“纳”荀寅于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

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5]。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于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斫岸堙溪”（劈山填谷）以迎钟。仇由丞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7天之后仇由被灭。^[6]

最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本土。公元前459年至前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7]（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8]。由于连遭晋国的报复性讨伐，中山呈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9]的状况。

尤其自新稚穆子的征伐后，鲜虞中山似乎消失了，在众多史籍中一时均不见了它的踪影。

二、战国早期与魏国的关系

战国早期，中山国再次兴起并日渐强盛，但此时已称霸中原的魏国却意图吞并中山，壮大国势，使中山在振兴之初便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前414年，“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10]，建立了新的都城顾（今河北定州市），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开辟了新的疆域。此时的中山才真正建立了国家机构，“其国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抗欤！”^[11]同时，中山国还受到周天子的册封和各诸侯国的认可，这从中山王罾墓出土的带铭中山侯钺可以看出。铭文曰：“天子建邦，中山侯惟作兹军斧，以徼厥众。”^[12]可惜，这位颇有建树的君王刚刚使国家步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便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刚刚即位的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中山落后的风俗也使它有着自取灭亡的先兆。《吕氏春秋·先识》中晋太史屠黍对中山之俗的分析就入木三分：“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

与此同时，中山西面的邻国魏国由于魏文侯的政治革新而强大起来，与西方的秦国展开了连年会战，攻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成为中原霸主。中山与之相邻，且实力日益强大，无疑成为继秦之后魏国的首要之敌和国土扩张的对象。此外，魏国吞并中山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借以增强对另一个强邻赵国的震慑。

公元前408年，魏国派遣著名将领乐羊、吴起统帅军队进攻中山，由于中山的

顽强抵抗，历三年苦战方被魏灭掉。同年，魏文侯把太子击封于中山，因太子击只有14岁，文侯忧其少弱，派得力大臣李悝为相辅佐，并“封乐羊以灵寿”。李悝治理中山实行了一些宽容的政策，不听谗言，不受谗货（见《韩非子·难二》），当地居民得以安居乐业，缓和了中山人对魏的仇视。公元前403年，太子击思念他的父亲，派其傅赵仓唐使魏，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魏文侯，把他召回，换少子挚出封。

魏在中山的统治长达20余年。在文化较先进的魏国统治下，中山和中原各国加强了交往，促进了与先进的华夏文明的交融，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些为后来中山复国后的强盛以及与列国的交往、抗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战国中期与赵、燕、齐等国的关系

中山被魏占领后，“不恤国政”的桓公经过20余年的反思，重又积蓄力量，与强大的魏国抗争，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并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村附近）重新建都。成公即位后，继承先祖遗风，继续学习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使国势得到进一步加强。

复国之初的中山尚可在各国关系中保持中立，但由于地处赵国“腹心”，东、西、南三面皆被赵国包围，仅东北一隅与燕相邻，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堪称“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与燕、赵两国是时战时和，而“隔赵相望”的齐国则态度暧昧，在中山与燕、赵的斗争中常站在中山国一边，意图利用它来牵制燕、赵二国。而中山也正可“负齐之强”，保证自己在大国

夹缝中的生存和发展。“五国相王”之后，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中山不断改变依附和进攻的对象，最后被周边国家彻底孤立起来，终被赵国所灭。

中山复国不久，赵便先后两次进攻中山。公元前377年，赵“与中山战于房子”，第二年，“赵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在成功抵御赵国的入侵后，“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13]，这也让人看到桓公复国后巩固疆域、加强防备的振兴景象。成王时，中山国势更强，又倚强齐，与赵相抗衡，发生了震惊赵国的“引水围鄯”事件。鄯邑（今河北高邑县境内）原为中山属地，被赵国强占。公元前332年齐、魏共同伐赵时，中山军队趁机决槐水围鄯邑，迫使赵军龟缩在鄯城之中，直至齐、魏撤军，中山军队才离开这里。这次事件成为30余年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消灭中山国的导火索。

公元前327年前后，中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王——王𪔐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10余年间，中山国富兵强，先是参与“五国相王”，后又伐燕取得大胜，“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14]，进入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

公元前325年，秦国称王。秦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势、兵力已远远强于山东六国，开始向东扩张，占领了魏国的大片土地。魏极力讨好齐国，指望齐国派兵救援，齐却一直按兵不动。秦的扩张政策不仅使魏国惊慌不已，也引起韩、赵的恐惧。于是，公元前323年，由魏国犀首（即公孙衍）发起倡议，联合韩、赵、燕、中山几国共同“相王”（即称王），以抵御秦、齐、楚等大国的侵略。在称王的诸侯国中，只有中山是“千乘之国”，其余四国都是“万乘之国”，

足以证明中山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影响与中原诸国相当，且在和平时期与燕、赵等国联系紧密，有许多政治上的往来。对此，《战国策·中山策》上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中山称王时受到齐国的极力阻挠，“闭关不通中山之使”，虽最终“与燕赵为王”^[15]，但也埋下了与齐国之间怨恨的种子。

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打着平燕内乱的旗号攻进燕国。中山国见有机可乘，就背弃了与燕共同称王的同盟，派相邦司马綦“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16]，夺取燕国城池数十，占领其疆土方圆数百里，同时还掠取了燕国许多财物。

中山此次伐燕固然与其军队骁勇善战、实力强大有关，倚恃强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齐伐燕后，无意退兵，引起了以赵为首的 other 诸侯国的不满，共谋伐齐救燕，燕人也奋起反抗。齐在各国军事压力下不得已把军队撤出，赵武灵王把燕公子职从韩召来，派乐池送到燕去，立为王，这就是燕昭王。这次战争使燕、赵两国更紧密地站到了一起，而中山虽获利颇丰，却因背信弃义不容于列国，并与燕、赵二国结下世仇，无怪乎王罃在位时即告诫后嗣：“邻邦难亲，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并厥邦。”^[17]

王罃死后，继任的赵主由于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当，使中山国力逐渐衰落，出现了“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18]的国贫民散状况。这与赵武灵王发奋图强，实行胡服骑射，矢志要“报中山之怨”^[19]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赵国对在其“腹心”的中山国久有吞并之心，于是乘中山国弱之机，自公元前307年起，赵国连续向中山发动了七次进攻，到公元前296年，联

合齐、燕最终灭掉中山，达到了吞并中山的目的。公元前295年，中山的傀儡国王尚被赵迁往陕西肤施，“千乘”强国中山国的历史至此被画上了永久的句号。

纵观中山国自建国起，直至终被赵国所灭这200多年中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谓是在斗争中求发展，体现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不屈不挠的顽强生命力。尤其到战国时期，虽然只是“地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却在各诸侯国的纵横纷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外交立场往往影响到各大国间的实力平衡关系，正如清代王先谦所言：“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20]

注释

- [1] [2] [3] 《左传·昭公》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二年。
- [4] [5] 《左传·哀公》三年。
- [6] 李建丽、姚苑真：《战国中山国史话》，地质出版社，1997年。
- [7] 《竹书纪年》。
- [8] 《吕氏春秋·慎大篇》。
- [9] 《说苑·辨物》。
- [10] [13] [19] 《史记·赵世家》。
- [11] 《战国策·中山策·补》。
- [12] 中山侯铜钺铭文，见《罃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 [14] [20] 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
- [15] 《战国策·中山策》。
- [16] [17] 中山王罃鼎铭文，见《罃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 [18] 《韩非子》难二、外储说左上。

战国中山国黑陶的审美鉴赏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 研究员 刘卫华

战国中山国，是战国时代十二个“千乘之国”中唯一一个由少数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国家。在已发掘的中山王及其家族墓中出土了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其中中山王罍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色泽黑亮、造型端庄、线条优美、纹饰典雅，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美学风范堪称陶苑奇葩。

中山王罍墓出土磨光压划纹黑陶21件，其中有鼎5件，盖豆和碗各4件，盘、匜、球腹壶和鸭形尊各2件，甗、釜、圆壶、筒形器和鸟柱盘各1件，件件精品。另有100多件类似的黑陶器出土于王罍的五座陪葬墓中，精美程度上稍逊一筹。

中山王罍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是专为陪葬制作的明器，由于并非实用，烧制火温较低，胎质松软，坚实程度并不很高，其制作突出装饰效果，在艺术审美方面富有特色。

一、造型之美

中山王罍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的审美形式感首先表现在其造型上，在器物的整体造型构成、造型线条运用、比例与尺度等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

几何是一切造型的基础，是人类特有的抽象思维的产物。中山王罍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多为复合几何形，即几种不同的几何形体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既具有几何形的单纯明朗，又富于变化。如陶球腹

壶，壶的底部是喇叭状高足，向上壶腹呈圆球形，细长的颈部两端都呈喇叭状，连起壶腹与壶口，口沿平敞，壶盖顶部略鼓，上有圆形小钮。整只壶连贯流畅地将多种几何形体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美感。而且这批黑陶在造型中十分钟爱球形的运用，每一件作品中都或多或少运用了球体或部分球体的形式元素，具有形体的圆满感和稳定感。

比例与尺度也是艺术形式美中的基本因素，是器物造型中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数量、大小等关系的体现。塑形成器时，越是简单的器形其比例关系就越难把握，而中山王罍墓出土的黑陶即使简洁的器形也富有生动的美感。如陶圆壶，平底圈足，圈足以上先收后放，在壶腹处最圆，然后向上逐渐收拢，形成细长颈，至壶口处再敞开，敞口平沿，圆盖顶上有环形立边，坡面上等距斜立三个有孔的长钮。整只陶壶的造型简洁大方，但壶的足与腹之间的比例、壶腹与整个器体的关系、颈肩部至口沿的过渡及壶腹的高度与曲度等都具有美妙的比例和亲切的尺度，给人以美感。在古代中国，器物的比例关系还没有上升到理性分析的高度，达成和谐的比例主要靠经验的积累，该壶恰当的比例尺度处理反映了中山国工匠出色的审美感觉和审美判断力。

中山王罍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形式美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器物造型的边缘线具有



图 1

优美的节奏和韵律感。这批黑陶的线条轮廓线均具有委婉自然的特征，器体表面的转折处，如口、颈、肩、腹、足等处均呈S形曲线，曲线的反转变、长短节奏呼应有致。如陶筒形器，整体形状就是一个圆筒，但对筒的足、腹、口沿等处却加以变化。筒为圈足，圈足以上的筒体略微内收，然后向上呈弧度弯曲，腹部略鼓，到近筒口处又稍向内收，而它的口沿则向外撇，成为全器的最宽处。这样整个筒体就不是简单的直筒状，整体造型线条在口、颈、腹、足等部位的变化丰富，呈现出波折流动的美感，这种化直为曲、巧用线条的手法在这批黑陶中处处可见。

在造型艺术的形式美中和谐是最高的追求。中山王𦣙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就具有明显的中和之美，器体连贯和谐、上下呼应对照、左右对称均衡、形体比例适度，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如造型精致的黑陶鼎（图1），有



图 2

形制相同的5件，下大上小，器形稳重，鼎足与中山国著名的铁足大铜鼎一样呈蹄形。鼎盖和鼎腹自然融合成一个浑圆，腹部曲线外弧度最凸点偏低，重心下沉，显得敦实而稳定；鼎耳向外撇，造成一种张力；盖上的三个长形钮也分别斜立，呈现向外的趋势。上扬的鼎耳似三柄长剑，与外撇的鼎钮中和了鼎主体曲线的徐舒感，增加了鼎整体造型的力度，使之在浑圆饱满外又添了劲健与挺拔，刚柔相济。

几何造型是一种抽象艺术，而动物造型则是一种具象艺术。中山王𦣙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不仅善用几何形体，而且在塑造动物造型方面也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鸭形尊（图2）器腹为球形，流口为长伸的鸭首状，器柄像上翘的鸭尾，器足宛如扁平的鸭蹼，生动地刻画出一只憨态可掬的鸭子形象，线条洗练，形神兼备，让人感觉一只鸭子正穿过古老的岁月蹒跚走来。鸭形尊的原形即是中山国著名的“晨𪚩”（鸭类，耐寒，善于

晨飞) 形象, 在中山国文物中有多处出现。另一件像生造型的鸟柱盘(图3), 盘中心树立带弦纹的圆柱, 柱顶上塑有一只燕子, 燕子线条简洁, 展翅前飞, 想象奇特, 展示出中山陶工的高超技艺。

二、纹饰之美

器物艺术之美中, 如果说造型是躯干, 那么纹饰就是华裳, 起着美化造型、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效果。中山王𡈼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的纹饰之美也独标一格。

中山王𡈼墓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在装饰方面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磨光与压花相结合, 二者在器表或上或下, 相间排列, 相互陪衬, 体现出抑扬顿挫的秩序和节奏, 产生独特的审美效果。如陶盖豆的纹饰层次繁复, 磨光与压花纹反复交替十余处。盖豆的顶部坡面磨光并饰弦纹, 中部为填波折纹的三角形纹; 豆盘由口向下顺序变换磨光、内填波折纹的卷云纹、凸弦纹、磨光、凹弦纹等; 柄上有多道弦纹; 豆座上下磨光, 坡面为内填横线纹的卷云纹和内填波折纹的三角形纹。

这批黑陶纹饰装饰的另一特色就是各种花纹不同形式的巧妙组合, 在不大的空间里大量地展示, 卷云纹、三角形纹、兽形纹、波折纹、横线纹、弦纹等层层叠叠地排列。如其中的一只通高 13.2 厘米的陶碗, 碗的外壁上饰多道凹弦纹和内填波折纹的卷云纹, 内壁饰交叉 S 形纹和内填横线纹的卷云纹各一周。在这批陶器中陶碗上的纹饰算是较简略的, 但已尽显中山国纹饰艺术的瑰丽风格。又如, 陶甗(图4)的鼎部上周为活泼的兽形纹, 下周为内填波折纹的卷云纹; 甗的外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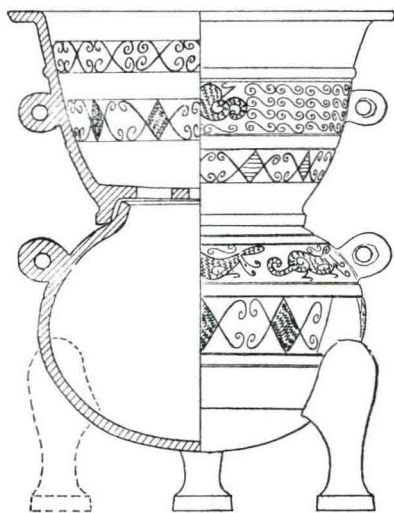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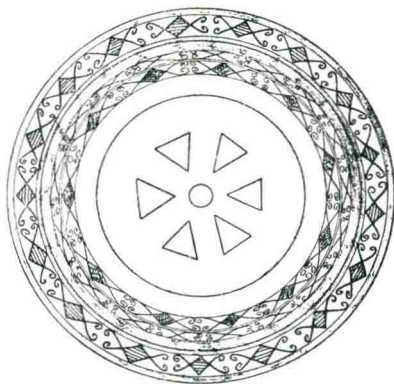


图4